

劉延濤先生的 「三絕」

——中國傳統藝術的搖搖欲墜

姜一涵

現任東海大學美術系特約教授

前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教授兼主任

前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

「海峽兩岸第一人」！

《美育》90、91兩期是視覺「設計特輯」和「兒童插畫特輯」，我的《隨緣談》順延。原擬從92期起，要介紹鄧散木（龔翁）和吳堪白（平）師生。詎於去（83）年十二月十三日參加了國立歷史博物館頒發「劉延濤先生第六屆獎學金」，並參觀了劉先生的書畫展。因有這個「緣」，遂改變了初衷，而提出以下幾個問題來討論：

一、詩書畫三絕：絕，在此處有絕倫（無與倫比）、絕善（盡善盡美）、絕等（獨一無二）、絕藝（空前絕後）等意。從這些涵義說，我們不該輕易把「三絕」的稱譽加到任何一個人的頭上。記得當張大千、江兆申過世時，曾有些悼念的文章冠上「中國文人畫的最後一筆」或「絕筆」一類的標題。自然是不妥切的；而今，我盛讚劉先生為「詩書畫三絕」，後生者也總有

點不甘不服。然而事實上，環顧當今之世，包括海內外，在古典詩書畫這一領域內有幾人能超過劉先生？單就中國傳統的詩、書、畫的總成績而言，若有人譽之曰：「當今之世，海峽兩岸第一人！」或「環顧全球，太陽底下第一人！」大概去事實不會太遠。

但，奇怪的是，今日臺灣社會競看雷諾瓦、印象派的人竟日長龍，追逐麥克·傑克遜的如蚊蚋嗜血。而真正喜愛中國傳統藝術的人竟日形零落，甚至今日臺灣大專美術科系的大學生、研究生能完整地寫出「七友」的名字的人可能要少到近零⁽¹⁾。至於那些活躍在藝壇的知名之士，能從劉先生的作品（包括詩、書、畫、理論）汲取文化滋養的人更是鳳毛麟角⁽²⁾。因之，不免令人擔憂，中國古典的詩、書、畫真的將成為絕響！「三絕」將真的絕滅！絕亡！

二、藝術大家作品的歸宿問題：二十世紀西班牙三大畫家之一的

達利（Salvador Dali, 1904-1989），在生前即捐出其平生傑作一千餘件，並捐出一千萬美元建博物館，致使西班牙的總統要常常親自拜訪，臨終時住院又時常去探望，並每天親自電話請安。而西班牙三大家（另兩位是米羅和畢加索）各有大博物館，每年給國家賺進以億計的外資，相形之下，張大千的摩耶精舍就太寒儉了。五院之長執紼的喪禮國旗覆棺，也只是虛幌一招太虛浮了。⁽³⁾劉延濤先生於六年前（民國七十九年）精選其平生傑作七十九件捐贈國立歷史博物館永久典藏，館方為酬答先生義舉，特贈新台幣兩百萬元為潤筆，其實這樣的數字，也只不過是劉先生作品之市價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。而劉先生與並世大家比起來是最不富有的一位，而他卻慷慨將兩百萬捐為獎學金⁽⁴⁾，每年獎勵各大學美術系國畫成績優異的學生若干名，像這樣的義舉懿行當今藝術界也是少有的例子。關於這件事更值得特別提出

的，是劉先生的女公子劉彬彬女史，她不僅極力促成此事，並捐出自己的收藏。她說：「好藝術品放在自己家裡只能供自己欣賞，何如久懸在博物館與千萬人分享！」多漂亮，多磊落！（5）

三、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精華的詩書畫的斷續問題，以及「三絕」的相輔相成及其相互滲透提撕問題，是這一講的〈隨緣談〉的中心話題，留待最後申論。

「陸游式」的文人畫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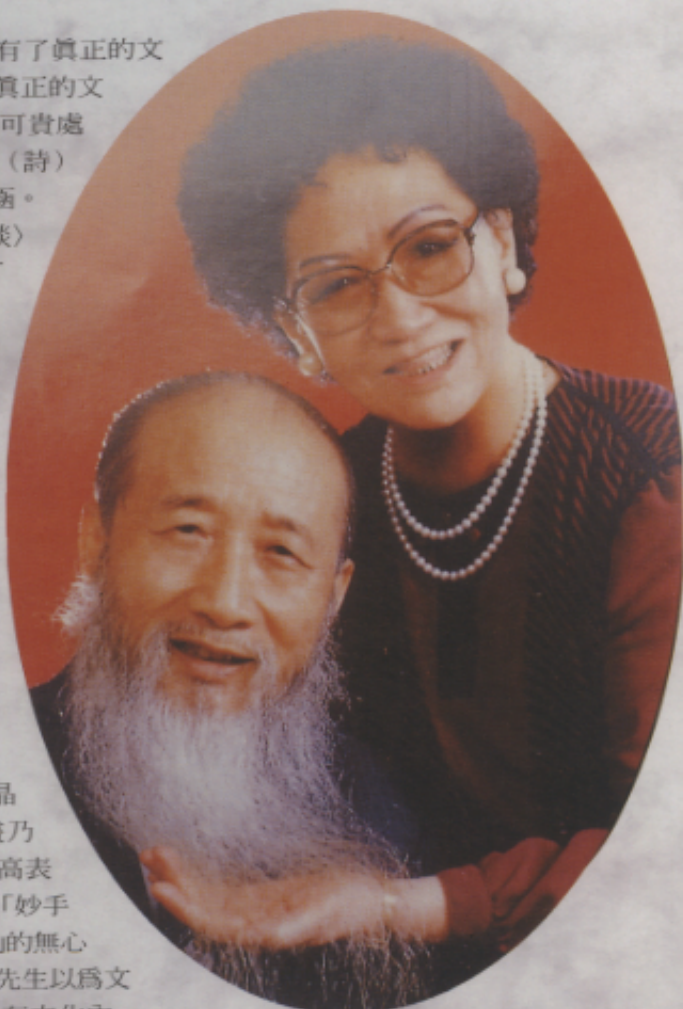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談到文人畫家時，曾提出這樣的主張，認為在古典藝術的領域裡，凡是一流大畫家，都可泛稱為「文人畫家」，雖可統稱為「文人畫家」卻各自典型。在這個大前提下，我尊稱劉先生為「陸游式的文人畫家」。（6）劉先生對於文人畫也自有高見，他說：

昔人狀文人之為文如雕龍。蓋言其為物，時隱時顯，騰變化，妙手偶得，而不可強求也；文人於畫亦然：當其神有所遇，興有所發，理有所得，心有所會，將不擇筆、不擇墨、不擇地、不擇時，急起追蹤，猶或失之。如朝雲、如晚霞、如電掣、如星隕，如初醒朦朧之憶短夢然，如弋者扣弦之待鴻鵠然；稍縱即逝，復何及於彩色之尋求與調配！寧可筆不筆，墨不墨，似不似，不知亦不計也。故水墨畫之亦稱文人畫者以此：以其有文心也。（7）

「有文心」即有文學藝術心靈，有文化內涵。若以劉先生的標準看今日的中國畫，能稱得起「文人畫家」的已寥若晨星。總之，文人畫即有豐富的文化素養之畫家所作

之畫；反之，沒有了真正的文人，也就沒有了真正的水墨畫。文人畫最可貴處就在於它的文學（詩）靈魂和文化的內涵。

我在〈隨緣談〉中，曾多次提到「人文智慧」和「人文表達」等辭彙，以與「原創性智慧」和「神聖智慧」相鼎足而三。所謂「人文智慧」就是經過各式各樣的教育教出來的智慧。中國文人書畫，原是累積了數千年的有教養、有智慧的文人之經驗結晶，所以文人書畫乃是人文智慧的最高表現，卻又是一種「妙手偶得，不可強求」的無心之得。是故，劉先生以為文人畫是有文心（有文化內涵）的水墨畫。



▲圖一 劉延濤先生暨夫人肖像

劉延濤先生小傳

劉延濤（圖一）字慕黃，河南鞏縣人。清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生，國立北京大學文學士，後入北平故宮博物院工作，主編《故宮書畫》，得精研故宮之書畫收藏，飽覽中國文物精華。其後轉任監察委員，襄助于右任編撰標準草書，推行標準草書教育，對日後書法造詣有莫大之助益。來臺後，與馬壽華、鄭曼青、陳方、陶芸樓、張穀年、高逸鴻合組「七友畫會」，每年正月七日（亦稱人日）舉行書

畫展覽，對光復後之臺灣藝壇曾發生過深厚之影響，並曾擔任中華民國國畫學會及書法會之常務理事。著有《草書通論》、《象聲語之研究》及《于右任先生年譜》（台北、商務，一九八一）。先生進入北京大學後，幸遇良師胡佩衡先生，其時胡先生在北大附近主持一所「造形美術研究社」。他不僅擅國畫，同時也熟習西畫理論和技法，且對延濤先生提拔愛護有加，這對於劉先生之進入藝術堂與有著絕大的關係，而引導他進入詩和書之天地的則是于右老。

詩仰工部與劍南

慕公的詩、書、畫三者那一項造詣最高，未聞其自我論斷，他不像齊白石那樣再三序列自己的詩書畫印。(8)他對自己的詩卻也充滿自信，曾藉題畫詩述懷曰：

工部憂時窮益壯，

劍南許國老猶顛；

二翁最是愚難及，

代我吟詩數十年！(9)(圖二)

前二句表達了自己對杜工部的「窮益壯」和陸放翁的「老猶顛」的最高景仰；三四句謙稱自己不及二翁，自己想說的早由二翁代言，而自己的詩也正是二翁的「緒言」。而事實上，他學二翁詩是非常明顯的。尤其是放翁的明快、亢爽，慷慨、豪邁，是慕公詩的最大特點。慕公的詩約可分為三大類：(一)藉詩表述藝術創作理念者。(二)憂國懷鄉者。(三)窮理入道者。

現在僅各舉一首為例。

一、題潑墨山水(圖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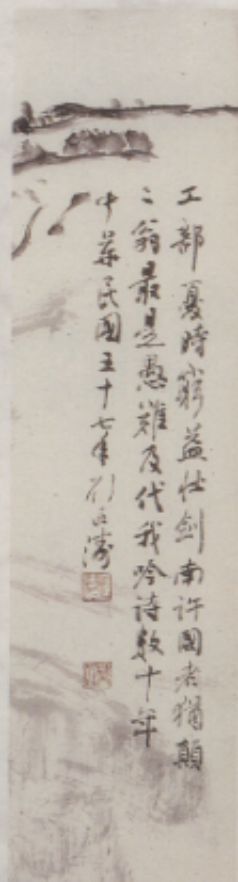
匡時計拙且謀身，

老滯天涯作畫人；

腕底河山悲故國，

傳真不得且傳神。

此詩用了兩個「且」字，首句謂匡時救國拿不出辦法來，只有先謀修身之道，滯留在海外做個好畫家；然而所畫的山河大地總是充滿悲情，想為故國山水寫真(生)不可得只有寫夢裡家山，為神州大地傳神了。語極平常，卻字字血淚。另一則題潑墨山水曰：「古今所謂潑墨者，用墨厚重而已；非真潑也。」(圖四)在慕公的心目中，潑墨者，只是用墨多而厚重，並不一定是把墨潑到紙上，此幅仍用筆，極盡蒼茫之意趣，故自稱「潑墨山水」。



►▼圖二 劉延濤 高山流泉(一九六八)及局部





▲圖三 劉延濤 腕底河山(一九六七) 此幅用斧劈皴，用筆痛快淋漓，逸筆草草，極似馬、夏，很少烘染，為劉氏畫之特色之一，概劉氏畫之氣韻不待烘染而出。



▲圖四 劉延濤 潑墨山水(一九七九)



▲圖五 劉延濤 故國青山夢（一九六〇）

二、青山不老

青山不老畫屏新，
故國春風入夢頻；
一棹夷猶君莫羨，
當年我亦畫中人。
滿紙幽憤，一片離騷，
不可云其工拙也。（圖五）

首二句稱春天到了，故國家園的春暖花開時入夢中，青山依舊把它寫入新畫屏中，畫中人物曳棹湖上似甚悠閑，卻不值得稱羨，因為那只是過去的事。詩後又加了「滿紙幽憤，一片離騷（離愁、離憂也）」八字，意象更明確矣！

三、題山水（圖六）

怕向人間鬧處行，
怕看鷓鴣死相爭；
劫餘老至心如月，
夜愈深時心愈明。

前兩句表明自己不愛熱鬧，怕看世人鉤心鬥角，拼得你死我活；生逢亂世能苟全性命，已心如平湖明月，晶瑩清澈。越到夜深，人靜塵寂，心境愈朗朗澄淨清明。全詩是一時感興，也是其個人一生之寫照。中國古詩最難寫的是絕句，最難表現人生境界的也是絕句，由於絕句字數少，不便鋪陳，有話直說，卻又要曲盡衷情意蘊，讀之有言不盡而餘韻無窮之餘味。像「夜愈深時心愈明」，心愈明，亦即月愈明，既是寫景又是個人生境界的自白。「夜愈深時」可以暗喻四周環境愈黑暗，就愈顯得心跡清明；也可以說人愈到年老時，人心愈近天心。



▲圖六 劉延濤 豁谷山村（一九七〇）及局部

怕向人間問處，怕看鵲巢。
死生劫餘老，心如玉夜。
愈深時心愈明。
民國五十九年四月 劉延濤

慕公的題畫詩多數是絕句，讀來明快舒暢，不費疏箋，卻意味無窮，承董夢梅兄抄錄展出作品中全部題詩，省卻我翻檢之苦。據以例舉數首略加分析，其中精彩絕妙者多有，讀者可購畫冊慢慢品味。

慕公書藝可與右老比肩

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頒發「劉延濤獎學金」那天，在會場遇吳堪白（平）兄，並同欣賞劉先生書畫，堪白兄指著「靈台虛湛」四屏（圖七）說：「此幅非常精絕，足可與右老相頡頏！」只是慕公書較右老更謹嚴凝練，沒有右老那樣開闊。右老書應酬作品太多了，荒腔走板的地方真不少，慕公卻絕少這種現象，所見其書作，幾乎無一不精，所以傳世作品也遠不及右老多而普遍。這就關係到人生觀和處世態

度的問題。慕公的詩書畫看似極從容舒展，可是既有了他這般功力，又有如此身份境界，正可恣意揮灑一番，那或許可以更上層樓，超過古今的。慕公的謙虛自約，完成了一位謙謙君子的典型，卻大大影響了他以藝術教化社會的力量。「黃鐘毀棄，瓦缶雷鳴」總不是社會的健康現象。

在《劉延濤書畫集》（歷史博物館，一九九一）序中，對劉先生之書作了如下的批評：「其書則以兩漢魏碑為基，出入晉唐，落筆成趣，而古樸蒼潤，尤非時下一般畫人所可企及」。這是很平實的評語。我倒覺得慕公書是以晉唐為底子，晉唐工夫極深，寫篆隸很少。至於他臨那些碑帖？專學那家，不曾聽說過，也未見史料。近年來，我曾提出一個主張，即「書法畫化」或「畫法書化」。所謂「畫化」即寫書法時借用作畫的筆法及繪畫的（包括西方的）造型原理，把書法當作

一種畫來處理。在這方面日本比我們超前了一步。至於「畫法書化」，或許有人說趙孟頫的「以書為畫」早就「書化」了，我的意思是借書法或篆刻的結構原理用到畫上去，在這方面表現得最成功的是齊白石和潘天壽。「七友」均擅詩書畫，他們的詩書畫都相互依傍、相輔相成，卻各自獨立發展，不像齊白石那樣書中參進太多畫意。劉先生的書中有詩也有畫，卻不明顯。（圖八、九）書與畫的相互為用，是中國書畫現代化中的新課題，值得專題專文來討論，由於慕黃先生兼擅書畫，在此順便提出來，聊作伏筆。像他的「富貴氣象」（圖十）竹下畫牡丹，題句曰：「富貴氣象不在紅花大葉，而在能屈居君子清風高節之下也」。人在富貴中，猶能尊重清風亮節之士，愈顯其富貴氣象。

圖七 劉延濤 靈台虛湛（不記年）

靈台虛湛與和平相枕道
出夢即成屋翁吟而呼不覺
手中書冊隱其年百年日月
暮年教千古河山戰一杆
有蓬峰造古在公之深處
主高若若人後亦過十
貴封侯染白如兔半門前
卷讀一書不復從時流

圖八 劉延濤 東坡詞摘句行書（不記年）

故園神遊多情應更重
生華髮東坡未歷懷古

圖十 劉延濤 富貴氣象（墨竹、牡丹）劉先生畫作以山水為主，花卉、動物、人物則較少。其花卉作品看似甚平凡，久看卻耐人尋味。此幅不僅表現了他的美學觀，同時也表達了他的人倫觀。



圖九 劉延濤 行書對聯「遇酒千鍾少，評花四海空」此聯是劉先生書中比較「灑」的一種，較接近右老，卻又不同「標準草書」，是屬於獨目面目的作品。

遇酒千鍾少

評花四海空

劉延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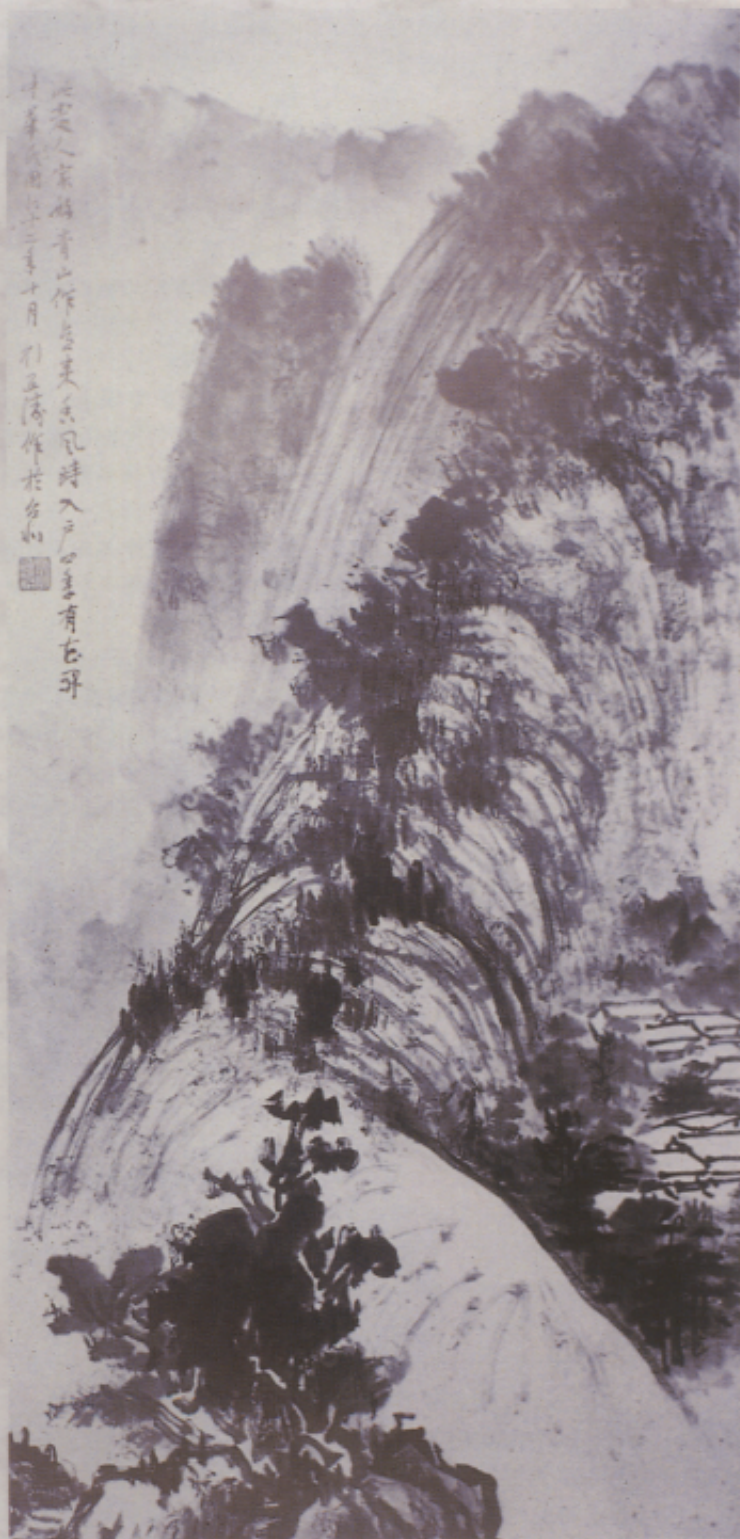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傳統藝術的搖搖欲墜

傳統的古典藝術之沒落，不只在中國，在歐美、日本都有人在呼籲挽救古典藝術。如西洋古典音樂、歌劇，都正在日漸式微中。做為中國古典藝術中的詩書畫，也遭遇著同樣的命運。例如在大學美術科系的學生選習國畫（包括現代水墨畫）的人越來越少，能夠真正欣賞古典詩詞、古典書法的人也逐漸減少，尤其是所謂「詩書畫三絕」，今後將真的要「絕」了。所以這一講所要討論的主要課題是：（一）擔負國家教育文化大計的人士，以及文建會、文復會和民間藝術社團（如書畫學會等）對古典藝術之沒落將採取什麼態度？眼看它自生自滅？抑有效地加以誘導？在個人方面，像「劉延濤先生獎學金」之設，就是以個人的影響力鼓勵青年多一些向書畫方面發展。據說，劉先生設獎學金的初衷是獎勵一批熱愛傳統藝術的青年，以便能上承傳統文化，要具有一些基本的人文素養，向下有可能成為啓後的藝術家，最少也是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藝術工作者或傳道者。經過六年來頒發獎金的成果看，去劉先生設獎金的理想還是有些距離的。也就是說，已得獎的青年學子未必然仍能繼續鑽研中國書畫，已得獎者也未必有較高的人文素養。這是許多參加頒獎典禮者，看過得獎者作品展的感想。於是有人提出建議，把獎金隔年頒發一次，獎金提高一倍，好讓應徵的人多一些時間準備，並從嚴審察；更有人提出設一名詩書畫三項兼顧的獎金，獎金提高，不必每屆必設。像這樣的建議都值得考慮研究。傳統藝術值不值得獎勵並延續？是值得討論的大問題。如果值得，我們應該怎樣去做？空喊口



▲圖十一 劉延濤 飛泉千尺 此為劉先生之代表作，蒼蒼茫茫，渾厚而靈動。章法極單純，瀑布直貫而下，略嫌突兀，幸以松枝遮斷，乃使構圖奇而不繃。

號是沒有用的。(二)人類文化自古來就分為上層文化(或稱為雅文化)和流行文化(亦稱下層文化)。《論語·述而》:「子所雅言(者),詩、書、執(即藝)禮;皆雅言也」。意思是說,孔夫子所談的高雅的話,都是有關詩書藝禮的:這些都是高層文化(雅言)。高層文化,曲高和寡,但可以持久,代表了一個「常」;低層(流行)文化,易於被接受,代表「變」,流行一陣就要變。所以高人雅士才是維護高層文化(雅文化)的中流砥柱,而世界上文化高的國家,大都懂得投下大批人力財力以延續雅文化的常存。這一點是值得掌文化大政的人士反省的,也是值得有識之士堅守立場、不隨波逐流,一則能承緒固有傳統,同時又能開啓新的生機。此之謂承先啓後者。(三)劉先生的藝術,在今天堪稱「詩書畫三絕」(圖十一、十二)。我們不可能、也不該以劉先生的標準,要求青年學子「三絕」。時代不同,教育方式、教育環境不同了,人格的表現,藝術的表達方式也都變了。今後的社會「三絕」已不復存在;但如果有少數人能願意保持一種古典典型,未嘗不是件好事。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一則相互疊合著,傳統中必須輸入新血,現代中也必保有傳統的因子;二是傳統和現代互相對立,而逐漸分割、獨立為新傳統;這種矛盾而共存的關係如何得到調適?如何保存傳統中的精粹?如何接受新的挑戰?適應新時代的需求?這仍是當前書畫界面臨的難題。前幾天在一個會議的場合裡,楚戈說:「五四以後,白話文革命已經很成功;傳統國畫仍然拖著個大尾巴!」事實確也如此。文言文在今天幾乎已經「絕」了,而傳統的國畫仍然有其相當勢力。這股勢力是否應該「革」掉?如果革掉,應



▲圖十二 劉延濤 巨然遺意 劉先生山水之源有二:(一)由元代黃公望上接巨然,此作是也;(二)直承馬、夏。二流交匯者,先生之自我面貌也。



該以什麼形式來取代？這也是因劉先生的「三絕」引出的另一大問題。

一道清流

慕黃先生是現代中國社會中極少有的「古典典型」。他是現代水源遍遭污染中的一道清流。這道清流既不能發電，也不再灌溉，只是靜靜地滋潤著這一片土地。在過去我總認為像慕老這樣高逸造詣的大書畫家，應該更多發揮他的影響力，在藝術園地裡多發揮其教育的力量；而今我幡然有悟，覺得那樣的功利思想未必正確。君不見，當年的「國畫革命家」沒有一個成功；聚徒傳藝也未必有效；努力創作，迎接二十一世紀，也只是漂亮的大話，像慕老那樣捐出自己的生平傑作，又捐出兩百萬的獎學金，以他的現有條件（財力）實在了不起。他的影響力是細水長流、涓涓不息的。他所播下的種子會一代一代地發芽、茁壯、開花、結果！因著他，中國文化將源遠流長！因著他，中國詩書畫將再度發光！▲

註

- (1) 我從民國五十三年起在大學美術系任教，經常向學生提及「七友」在光復之初對書畫教育的貢獻。但學生中知「七友畫會」這名辭的人極少，每班通常只有一兩位；能把「七友」這七位畫家全答出來的，從來沒有碰到過。社會上五十歲以下的書畫家，能把「七友」的名字寫出來的已很少。
- (2) 劉先生從來沒有設壇受徒，學他的書畫的人極少；劉先生的古詩

造詣極高，也未聞有問學者。聞有人曾輯先生題畫詩。倘若輯者對古詩有研究，深企能加注疏，並註明出處，註明作詩時間，以便日後研究者參考。

- (3) 摩耶精舍並非展覽場地，也沒有收藏大千先生作品。每月卻要大批人事經費和可觀的維修費，不知它的教育功能是什麼？其存在價值是什麼？
- (4) 「劉延濤先生獎學金」除了他捐出國立歷史博物館所贈兩百萬潤筆外，另由育達商職校長王廣亞先生捐贈一百萬元，每年以利息獎助台灣各大學美術系所國畫特優者若干名（第一屆民國八十一年得獎者四名，八十六年得獎者七名，每名獎金三萬元）。
- (5) 「七友」諸長者除劉延濤先生捐書畫七十九件及獎學金兩百萬外；張穀年先生亦曾於文大、東海美術系設獎學金，均值得表揚。聞藍蔭鼎先生收藏民俗文物富甲全省，藍氏逝後，為後人分割，未能公諸於社會，非常可惜。
- (6) 「陸游式文人畫家」，即愛國詩人畫家也。于右任、劉延濤均特愛陸游詩，形成一種特殊風格——明快、高亢、豪邁，其書畫亦跌宕、剛健，故稱之曰「陸游式」。
- (7) 見《劉延濤書畫集》序（台北歷史博物館，一九九一）
- (8) 齊白石曾三次評自己的藝術：（一）詩一、印二、書三、畫四；（二）印一、詩二、書三、畫四；（三）詩一、印二、畫三、書四。齊老的三次自評雖不同，但總是詩印在前，書畫在後。
- (9) 《劉延濤書畫集》頁58，以下引詩均見此書畫集中。